

红 雾

张资平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红 雾

张资平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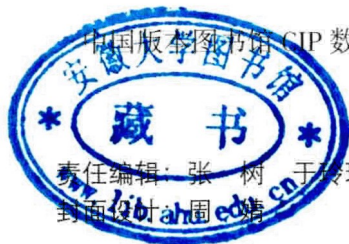
红雾 / 张资平著. —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
2014.5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439-6184-5

I. ①红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0285 号



责任编辑: 张树于玲

封面设计: 周靖

红 雾

张资平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184-5

定 价: 50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出版說明

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，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。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，社會制度的轉型，思想束縛的解放，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，迎來一個百家爭勝、異彩紛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、佳作迭現，且其視野之開闊、學識之淵博、影響之深遠，為前代所不及，亦為後人所難達。

有鑒于此，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，以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之名將其影印出版。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，合三十冊，分為“學術”和“文學”兩部分。其中，“民國首版學術經典”包括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舒新城編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、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、胡樸安《中國文字學史》、李長傅《中國殖民史》、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、呂思勉《歷史研究法》與《中國文字變遷考》（合一冊）、胡適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與劉師培《論文雜記》（合一冊）、呂思勉《理學綱要》、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柳亞子等編《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》、顧頡剛編著《妙峰山》等。

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，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，如舒新城的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，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，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，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；如呂思勉的《白話本國史》，既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；或為總結先賢、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，如梁啟超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，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，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，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，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，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，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

入門必讀書；再如胡適的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，從古文的末路、古文學的新變、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、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，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，為文學變革鋪墊、利導。

“民國首版文學經典”則包括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集上編）》、朱湘《石門集》、邱東平《火災》、王實味《休息》與歐陽山等《給予者》（合一冊）、徐志摩《徐志摩選集》、邱東平《第七連》、蕭紅《生死場》、張資平《紅霧》、張資平《飛絮》、陳夢家編《新月詩選》、徐志摩《雲游》與《志摩的詩》（合一冊）、弘一大師紀念會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、葉靈鳳《紅的天使》、朱自清等《我們的六月》、《魯迅傑作選》、郁達夫《迷羊》、胡適《胡適留學日記》、葉靈鳳《未完的懺悔錄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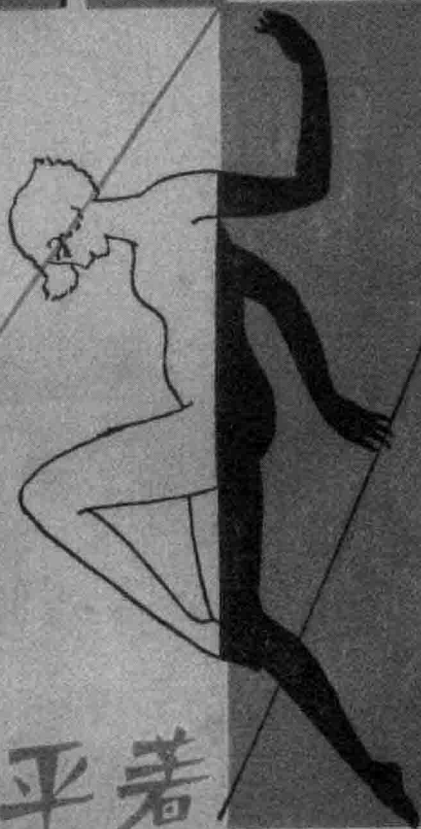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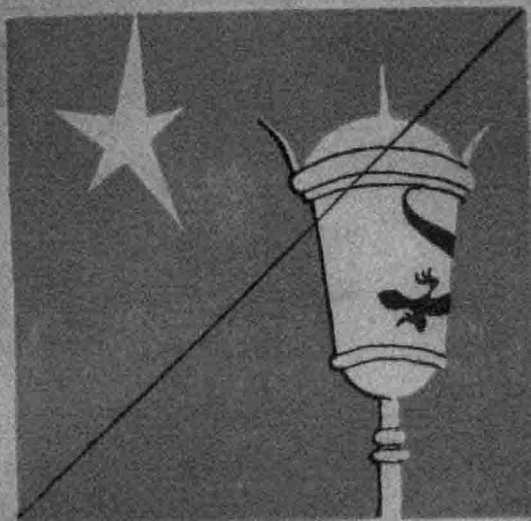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，其影響既遠且廣。叢書中所收，不乏當時的“暢銷書”，如蕭紅的《生死場》，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；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《紅霧》、《飛絮》等，一版再版，暢銷多年；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，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，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，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，當時僅印發一千冊；如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輯上編）》，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，建國後一直没有再版，已很難找到。

綜上，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內容包羅萬象，涵蓋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紀實文學、史學研究、理學、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選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，或為集大成之經典，或為震動當時、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，其中不乏流傳很少、極難覓尋的孤本，我們苦心孤詣，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原版影印，精裝制作，以饗讀者。

編者

二零一四年二月

紅霧



張亞平著

紅 霧

張資平著

創作叢書

上 海

樂 華 圖 書 公 司

1 9 3 0

1930. 9. 20. 付排

1930. 11. 1. 出版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洋九角五分

精裝實價洋一元三角

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

批發部：四馬路太和坊

門市部：四馬路中市

(一)

麗君剛才打發運搬夫把行李運走了後，就發見還有一個網籃留在亭子間的一隅，給運搬夫漏搬了。她看見了後，半是無意識地輕輕地頓了頓足。

——糟了！怎麼處置呢？

她想網籃裏的東西本來不是怎樣重要的。兩個錫製的茶葉罐，一副今年由漢口出來，過九江時

才購置的茶具，——一個磁盤，一把磁壺，十個茶杯。——還有幾套半新不舊的衣服，只能留作家常服穿的，想全數送給娘姨，又覺得有些可惜，所以索性用幾張舊報紙包好裝進網籃裏，打算帶着走。此外有兩雙皮鞋，——一雙是高跟鞋的，一雙拖鞋，和一個打汽爐。此外再沒有什麼了。

她想，因為這個網籃，特別叫汽車裝着走，有些不合算，但是像這樣一個重贅的東西，怎麼好提着搭電車呢，當然只有叫黃包車之一法了。於是她從窗口伸出頭來，望了望街路，但不見有一輛黃包車。站在亭子間中，她又歪了一歪首，祇一瞬間，她帶着幾分誇張的神氣，表示她很有決斷而且活潑，提起雙腳，噉噉地一直跑下廚房門首來：

“娘姨！快到馬路口上，……”

她又歪了一歪頭。

“做什麼事？”

那個年約四十多數的娘姨正在替她的小孩子們洗幾件小衣裳，聽見少奶奶有事差遣，便撩起衣角，先揩乾她的雙手。

“你趕快去叫一輛黃包車來！……馬上要！……”

“好的。”

娘姨不像她那樣緊張，很從容地踏出後門，站在街路當中了。

“娘姨！ ”

麗君又叫了一聲。

“……”

娘姨頓着足望了望她。

“到北四川路去的黃包車要多少錢？”

“我從鄉裏出來上海，由碼頭上到親戚家裏坐過一次的黃包車，以後就沒有坐過車子，也是中國街上的租界上的要比中國街上的貴些，大概至少

要四五角錢吧。”

看着娘姨去後，她又走上前樓房裏來。雖然這次的出奔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但望着熟睡在床上的兩個小孩子，也不免有幾分心痛，無端地掉下了幾滴眼淚。

——自己還夠不上做女丈夫啊！已經下了這大的決心，還這樣酸酸楚楚的演出許多難看的醜態來做什麼呢？丈夫對自己完全無愛了。他之還在敷衍自己，不過是爲小孩子，想來利用我替他小孩子養成長大吧了。誰還會這樣當傻呢！

她雖然是這樣地想着，但又禁不住在阿二和阿三的嫩頰上吻了一吻。阿三熟睡着了，不知道母親在和她作最後的接吻。阿二到底比阿三大些，並且是男的，給母親最後地一吻，便在夢中伸出小手來在他的小頰上拂了拂，他好像是當有蒼蠅停在他的小頰上。他向裏面一翻身，又呼呼地熟睡回去。

了。

——你倆醒來時，找不着姆媽，別哭啊！

她再歎了一口氣，又走到亭子間裏來了。

——最初聽了父親的忠告，何至於和這個男人結婚。近六七年來真是忍聲吞氣，受了不少的罪。現在可不能忍耐了。自己只恨當時歲數太輕，又麻醉於自由戀愛的思想，沒有深思，只顧外觀，看見他西裝穿得漂亮，用錢用得闊綽，便給他騙上了。他只爲自己做了一套平常的衣服，便對他渾身淪肌般地感激起來，終於失身了。現在想來真覺可笑，也覺可憐。……也不能單歸咎於他。自己也有錯處的。像自己和他那裏說得上是戀愛，完全是起因於自己的性悶煩。在那時候飢不擇食便和他勾搭上了。由是和父母決絕了。一生中，單只生我一個女兒的父母，現在怎麼樣了呢？也還是和七年前一樣，在鄉裏過平和的生活麼？

麗君思念到父母，又有些傷感起來。但是在她眼前幻現着的父母的影兒，真地是一瞬間。她的思索仍然轉向到丈夫身上來了。

——二三年來，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品行不端。第一因為自己在這社會上是孤立的人了，——譬如有一次把自己的苦情向堂姊姊申訴，姊姊便歎了一口氣說：“你們是自由結婚的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”——無所歸依。第二是因為小孩子的關係，儘去敷衍他，寬諒他，不和他計較。到了今日，真是不能再敷衍了。他的輕笑的態度，明明像是在向自己說！“你這女人有甚能幹？能夠把小孩子撫養長成，就算是你的最大本領了！除此外，只乖乖地坐在家裏喫飯過日子就好了。丈夫在社會上做的事，也用得着你來管麼？”他是完全不把自己當做一個人只當自己是一副機械了。那我還能忍受麼？不向他反抗一下，他更會看不起自己了。

麗君正在沉思，娘姨帶着車夫走來了。她聽見娘姨在下面叫她，才覺着此刻真地非走不可了，不禁又愴然地快要流淚了。

“叫車夫上來，把這件行李搬下去。”

她才說了這一句，便有些悲咽起來了。

車夫把那個網籃安置上車裏去後，便請麗君上車。

“大哥兒回來，你告訴他，媽媽過幾天就回來。你要好好地看着他們啊！”

麗君的喉頭早有些辣辣的，不能再多說什麼話了。

“少奶奶旅行去，幾天才得回來？”

“說不定，少則三天五天，多則一星期。……
……身體太壞了，不能不去休養幾天。”

她的後一句話又像是對她自己說的。

她坐進車子上去了，車輛開動了，她還聽見娘

姨在後面說，

“只幾天工夫的旅行，帶這些行李去幹什麼呢？”

接着還聽見她在後面啾啾地說了些話，但聽不清楚了。

車子走到街口轉了彎，麗君第四次翻轉頭來看時，已經看不見自己的房子了。她忙把一方小手巾攔在眼鼻之間，有幾次她真想叫車夫把車子拉回頭了。

——還是那幾個小孩子害我苦了幾年啊！

當她坐的黃包車走到四川路橋上時，有兩名紅毛兵指揮着二三個中國巡捕要她下車來，檢查她的網籃。她恨極了，也後悔不該省幾角錢，不叫汽車。但到了這時候，也無辦法了，只好聽在異種的白人指揮下的同胞們的檢查和侮辱了！

(二)

八年前的暑假，麗君才十八歲，跟着父母到牯嶺租了一家西洋人的房子，在那裏度夏。

麗君的父親姓朱名伯年，是柏林大學出身的化學博士。伯年的性質非常頑固。因為他的專門是化學，每遇着友人和學生，都高唱他的化學救國論。後來有一個學物理的友人忠告他說，

“單靠化學如何能救國呢？”